



宋代文学四大家研究

欧明俊◎著



人民教育出版社

欧明俊◎著

宋代文学四大家研究

责任编辑:侯俊智

装帧设计:语丝设计室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宋代文学四大家研究/欧明俊 著. —北京:人民出版社, 2013.10

ISBN 978-7-01-012594-7

I. ①宋… II. ①欧… III. ①欧阳修(1007~1072)-文学研究②苏轼(1036~1101)-文学研究③陆游(1125~1210)-文学研究④辛弃疾(1140~1207)-文学研究 IV. ①I206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228205 号



宋代文学四大家研究

SONGDAI WENXUE SI DA JIA YANJIU

欧明俊 著

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

(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)

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2013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本:71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 印张:24.5

字数:395 千字

ISBN 978-7-01-012594-7 定价:49.80 元

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

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(010)65250042 65289539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凡购买本社图书,如有印制质量问题,我社负责调换。

服务电话:(010)65250042

古代文学大家研究法

(代前言)

笔者一直强调研究文学大家而非小家，何为文学大家？为何要研究文学大家？如何研究文学大家？学界见仁见智，兹略抒浅见。

一、何为文学大家？

“一门父子三词客，千古文章四大家”，这是清代张鹏翮撰苏姓宗祠联语，上联指“三苏”，即苏洵、苏轼、苏辙，下联指韩愈、柳宗元、欧阳修、苏轼。何为文学大家？艾南英《与温伯芳论大家书》有极为精彩的论述：

承询大家，犹之谚云“人至三百，武艺皆全”也。今夫乡村之富民，家有菽粟，有金银，而无珠宝，无古玩，无法书奇画，此不可以言大家。必如冠盖仕族，族大人众，不唯有科第人文，又有道德忠义，又有方术伎学之人，又有膂力举勇之人，下至作奸犯科、出鬼没神之人，无所不有，此所谓大家也。文章大家，亦复无所不有，方为大家。古文中唯欧公足当之，欧公有《史记》文，有韩文，有柳文，又有六朝韩文，而亦自其宋时同时之文，如苏、如王、如

李纲奏议皆若于欧集先见之，此所以为大家。诸史中唯《史记》可称大家，《史记》有极简老文，有极波澜浩渺文，有极整齐严核文，又有极疏节润目文，有诙谐谑嘲文，又有极词严义正之文，此所谓大家也。时文亦然。时文唯守溪先生无所不有，次则震川、荆川，有欧，有曾，有苏，有极简老文字，又有极轻婉文字；有高文典册，又有曲折疏宕。然此非可语于今日之人也。^①

艾南英的某些具体观点笔者并不认同，如认为古文中仅有欧阳修、史传文中仅有司马迁可称大家，要求太高太严，其实韩愈、柳宗元、苏轼等完全可称大家的；又认为明代名臣王鏊（号守溪）可称时文大家，实为偏爱王鏊。不过，他对文学大家的总体看法，笔者还是接受的。文学大家之所以称为“大家”，就是因为他们“无所不有”的多方面成就：文品高，人品亦高；风格多样；博采众家之长；其文时效价值高，更具恒久价值；大家文学既有独创性，又有超越性，不为时代所限；大家不是完美的，而是有缺点的。

文学大家概念当源于宋人诗歌“大家数”概念，刘克庄《中兴绝句续选》谓南渡后王履道、陈去非“一二十公，皆大家数”^②。“大家”、“名家”有别，胡应麟《诗薮·外编》卷四云：“大家、名家之目，前古无之。然谢灵运谓东阿才擅八斗，元微之谓少陵诗集大成，斯义已昉。故记室《诗评》，推陈王圣域，廷礼《品汇》，标老杜大家。”^③大家、名家有高下之分、主次之别。清末朱庭珍《筱园诗话》卷二品第古代诗人，列出“大家”、“名大家”、“名家”、“小家”品第：“古今合计，唯陈思王、阮步兵、陶渊明、谢康乐、李太白、杜工部、韩昌黎、苏东坡可为古今大家，不止冠一代一时。若左太冲、郭景纯、鲍明远、谢宣城、王右丞、韦苏州、李义山、岑嘉州、黄山谷、欧阳文忠、王半山、陆放翁、元遗山

① 黄宗羲选编：《明文海》卷一五九，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涵芬楼藏钞本。

② 刘克庄：《后村先生大全集》卷九十六，《四部丛刊初编》本。

③ 胡应麟：《诗薮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，第184页。

则次于大家，可谓名大家。如王仲宣、张景阳、陆士衡、颜延之、沈隐侯、江文通、庾子山、陈伯玉、张曲江、孟襄阳、高达夫、李东川、常盱眙、储太祝、王龙标、柳柳州、刘中山、白香山、杜牧之、刘文房、李长吉、温飞卿、陈后山、张宛丘、晁冲之、陈简斋等，虽成就家数各异，然皆名家也。”^①大家影响，不只是一时一地、一朝一代。朱庭珍形容大家、名大家、名家间的差别：“大家如海，波浪接天，汪洋万状，鱼龙百变，风雨分飞；又如昆仑之山，黄金布地，玉楼插空，洞天仙都，弹指即现。其中无美不备，无妙不臻，任拈一花一草，都非下界所有。盖才学识俱造至极，故能变化莫测，无所不有。孟子所谓‘大而化，圣而神’之境诣也。名大家如五岳五湖，虽不及大家之千门万户，变化从心，而天分学力，两到至高之诣，气象力量，能俯视一代，涵盖诸家，是已造大家之界，特稍逊其神化耳。名家如长江、大河，匡庐、雁荡，各有独至之诣，其规格壁垒，迥不犹人，成坚不可拔之基，故自擅一家之美。”^②朱氏仅论诗，某些具体观点如说阮籍是大家而白居易、陆游不是大家，笔者并不认同，但他概括的诗歌大家的特征大体上是准确的。大家诗歌“变化莫测，无所不有”，气象大，规模大，诸体俱备。王夫之《夕堂永日绪论外编》说：“艺苑品题有大家之目，自论诗者推崇李、杜始。”李、杜之所以被冠以大家之名，因其创作相比六朝达到一个全新的境界：“齐梁以来，自命为作者，皆有蹊径，有阶级。意不逮辞，气不充体，于事理情志全无干涉，依样相仍。就中而组织之，如麀居栢比，三间五架，门庑厨厕，仅取容身，茅茨金碧，华俭小异，而大体实同。拙匠窳人仿造，即不相远：此谓小家。李杜则内极才情，外周物理，言必有意，意必繇衷。或雕或率，或丽或清，或放或敛，兼该驰骋，唯意所适，而神气随御以行。如未央、建章，千门万户，玲珑轩豁，无所窒碍：此谓大家。”^③大家充内周外，无所不包，变化多端，不可方物。

① 郭绍虞辑：《清诗话续编》第4册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，第2371页。

② 郭绍虞辑：《清诗话续编》第4册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，第2369—2370页。

③ 王夫之：《船山全书》第15册，岳麓书社1996年版，第843—844页。

清高宗乾隆钦定《御选唐宋诗醇》选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、韩愈、苏轼、陆游六家诗，《凡例》云：“唯此六家足称大家，大家与名家，犹大将与名将，其体段正自不同。”^①梁章钜《退庵随笔》说：“唐以李、杜、韩、白为四大家，宋以苏、陆为两大家，自御选《唐宋诗醇》，其论始定。《四库提要》简绎之，其义益明。”^②袁枚说：“总其全局而论者，如唐以李、杜、韩、白为大家，宋以欧、苏、陆、范为大家，是也。”^③以总体而论大家，才、情、学、识必超出常人，甚至无所不能，作品风格、体制、法度、境界多独创。大家是“集大成”者，谭家健先生认为，“苏轼散文集中唐宋两代古文运动最佳成果”。^④辛弃疾被誉为“词中杜甫”，是宋词乃至整个词史的“集大成”者。

元稹《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》论杜甫诗云：“沈宋之流，研练精切，稳顺声势，谓之为律诗。由是而后，文体之变极焉。然而莫不好古者遗近，务华者去实；效齐梁则不逮于魏晋，工乐府则力屈于五言；律切则骨格不存，闲暇则纤秣莫备。至于子美，盖所谓上薄风骚，下该沈宋，言夺苏李，气吞曹刘，掩颜谢之孤高，杂徐庾之流丽，尽得古今之体势，而兼文人之所独专矣。”^⑤袁宏道《雪涛阁集序》曰：“有宋欧、苏辈出，大变晚习，于物无所不收，于法无所不有，于情无所不畅，于境无所不取，滔滔莽莽，有若江河。”^⑥陈沂《拘虚诗谈》云：“高棅论少陵诗，不列于正宗而曰大家，盖如沧海无涯涘可寻，其间蛟龙以至暇蚌，明珠珊瑚之与砂石，无一不具。”^⑦胡应麟《诗薮·外编》卷四说：“清新、秀逸、冲远、和平、流丽、精工、庄严、奇峭，名家所擅，大家之所兼也。”^⑧大家文学风格必多样化，兼备古今体式。

① 高宗（乾隆）：《御选唐宋诗醇》卷首，光绪七年浙江书局刻本。

② 郭绍虞辑：《清诗话续编》第3册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，第1977页。

③ 袁枚著，顾学颉点校：《随园诗话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，第70页。

④ 谭家健：《中国散文简史》，马来西亚新纪元学院，2010年版，第330页。

⑤ 仇兆鳌：《杜诗详注》第五册，中华书局1979年版，第2235—2236页。

⑥ 袁宏道著，钱伯城笺校：《袁宏道集笺校》（中）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，第709页。

⑦ 周维德辑：《全明诗话》第1册，齐鲁书社2004年版，第676页。

⑧ 胡应麟：《诗薮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，第184页。

叶燮《原诗》内篇下云：“吾尝观古之才人，合诗与文而论之，如左丘明、司马迁、贾谊、李白、杜甫、韩愈、苏轼之徒，天地万物皆递开辟于其笔端，无有不可举，无有不能胜。前不必有所承，后不必有所继，而各有其愉快。”^①薛雪《一瓢诗话》云：“许彦周谓韩昌黎‘银烛未销窗送曙，金钗欲醉座添春’，殊不类其为人。可知如来三十二相，八十种好，何所不现？大诗家正不妨如是。”^②大家为通才，具有包容性，无所不备，兼前人之长，如沧海无涯涘可寻。名家可以各有专诣，大家则必包举众有，胡应麟《诗薮·外编》卷四说：“偏精独诣，名家也；具范兼谪，大家也。”^③尤珍说：“诗有大家，有名家，大家无所不有，名家各极其至。”^④毛奇龄《与友人》札云：“曾游泰山，见奇峰怪罅，拔地倚天；然山涧中杜鹃红艳，春兰幽香，未尝无倡条冶叶，动人春思。此泰山之所以为大也。大家之诗，何以异此？”^⑤巨川江序黄子云《长吟阁诗集》云：“诗之才有稂有纤，有閤肆有冲漠，如伶官奏乐，笙磬钟镛各工乎一者，谓之名家；无不能无不善者，谓之大家。”^⑥尤珍说：“吾辈作诗或唐或宋，兼而有之，自无不可。不名一家，方为大家也。”^⑦纪昀《瀛奎律髓刊误》卷四十三评杜甫《上兜率寺》说：“唐代诸公，多各是一家法度，唯杜无所不有，故曰大家。”^⑧蒋湘南《继雅堂诗集序》说：“生乎古人之后，当思兼综古人之体，而后可称大家，否则蝉咽蜚啼，仅足名别裁而已。”^⑨大家熔铸各种风格，兼备古今体式，不断突破，不断创新，如欧阳修对前代的骈

① 丁福保辑：《清诗话》下册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，第582页。

② 丁福保辑：《清诗话》下册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，第699页。

③ 胡应麟：《诗薮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，第184页。

④ 尤珍：《介峰续札记》卷一，康熙刊本。

⑤ 袁枚：《随园诗话补遗》卷八引，袁枚著，顾学颉点校《随园诗话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，第773页。

⑥ 黄子云：《长吟阁诗集》卷首，乾隆刊本。

⑦ 尤珍：《介峰续札记》卷一，康熙刊本。

⑧ 纪昀：《瀛奎律髓刊误》卷四十三，清嘉庆五年刻本。

⑨ 陈仅：《继雅堂诗集》，道光二十七年刊本。

赋、律赋进行了成功改造，去除了排偶、限韵的两重规定，改以单笔散体作赋，创造了文赋，如《秋声赋》既部分保留了骈赋、律赋的铺陈排比、骈词俪句及设为问答的形式特征，又呈现出活泼流动的散体倾向，且增强了赋体的抒情意味，对文赋形式的确立具有里程碑的意义。欧阳修虽也遵守旧制，用四六体来写公牍文书，但他常参用散体单行之古文笔法，且少用成语故事，不求对偶工切，从而给这种骈四俪六的文体注入了新的活力。时人吴充《行状》称赞他：“文备众体，变化开阖，因物命意，各极其工。”^①是公允的评价。赵翼《瓯北诗话》卷五评东坡诗说：“以文为诗，始自昌黎，至东坡益大放厥词，别开生面，成一代之大观。今试平心读之，大概才思横溢，触处生春，胸中书卷繁富，又足以供其左旋右抽，无不如志；其尤不可及者，天生健笔一枝，爽如哀梨，快如并剪，有必达之隐，无难显之情。此所以继李、杜后为一大家也。”^②苏轼笔下，几乎没有不能入诗的题材，他有非凡的驾驭题材的能力。苏轼各体文学皆达到最高境界，比如寓言，也独具特色，谭家健先生认为苏轼“在中国寓言史上属于第一流的大师”。^③辛弃疾独创“稼轩体”，确立了“豪放”一派。

大家必有为而作，刘勰所说的“为情造文”和“为文造情”，正是区分大家和小家的标志。张棠荫说：“诗有大家、名家之分，深造者类能剖晰，而其所以分者，初不自诗起也。盖名家智尽能索，有意为诗，诗虽工而无所余于诗之外，即已囿于诗之中；若大家则天资之卓、积学之富、抱负之宏，本不徒以诗见长，而有感而动，行乎其所不得不可行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，章成法立，兴往情来，意之所到，词即达之，笔亦赴之。洋洋大篇可也，寥寥短章可也，不事依傍，其本色也。时亦规模古人，其自验所学，或出以游戏也。

① 欧阳修著，李逸安点校：《欧阳修全集》第六册《附录》卷三，中华书局2001年版，第2693页。

② 赵翼：《瓯北诗话》卷五，民国六年扫叶山刊本。

③ 谭家健：《中国散文简史》，马来西亚新纪元学院，2010年版，第328页。

唯其无所不有，故能空诸所有，大家之异于名家者在此。”^①有意为诗与有感为诗不同，正是大家、名家之别。大家言情必真必深，王国维《人间词话》云：“大家之作，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，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。其辞脱口而出，无矫揉妆束之态。以其所见者真，所知者深也。诗词皆然。持此以衡古今之作者，可无大误矣。”^②

大家文学多高、大、深，刘熙载《艺概》卷二《诗概》云：“杜诗高、大、深俱不可及。吐弃到人所不能吐弃，为高；涵茹到人所不能涵茹，为大；曲折到人所不能曲折，为深。”^③大家文学多达浑成、浑化的艺术境地，方回《瀛奎律髓》卷十选于良史《春山夜月》，颌联“掬水月在手，弄花香满衣”，自唐以来传为名句，许印芳却鄙薄道：“小家诗多如此，其弊至于有句无联，有联无篇。大家则运以精思，行以灏气，分之则句句精妙，合之则一气浑成，有篇有句，斯为上乘。学者当以大家为法，此等不可效尤也。”^④潘德舆说：“清赡方可学诗，遒炼方可作诗，超雅方为名家，浑化方为大家。”^⑤清末钱振铎与人论西瓜与梨谁为果中第一，说：“仅论味则梨诚不下西瓜，若论性情豪爽，气势横溢，则后矣。此名家大家之分。”^⑥虽是论水果，却通乎诗理。大家具备大魄力，大力量，大本领，有他人不可企及的独绝之处，摆落常规，逸出规范。叶燮《原诗》内篇下论作家资质才、胆、识、力，“文章千古事，苟无胆，何以能千古？”^⑦

大家独具天才，非学而能就，名家可学，而大家不可学。翁方纲《石洲诗话》卷四论宋人不祖苏而祖黄问题时云：“宋诗之大家无过东坡，而转祖苏祖黄者，正以苏之大处，不当以南北宋风会论之，舍元佑诸贤外，宋人盖莫

① 华本松：《鸿隐居诗钞》引，广州中山图书馆藏稿抄本。

② 唐圭璋：《词话丛编》第五册，中华书局1986年版，第4252页。

③ 刘熙载：《艺概》卷二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，第59页。

④ 李庆甲辑：《瀛奎律髓汇评》上册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，第327页。

⑤ 潘德舆：《养一斋集》卷首，道光二十九年刊本。

⑥ 钱振铎：《星影楼壬辰以前存稿·笔谈》，光绪刻本。

⑦ 丁福保辑：《清诗话》下册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，第581页。

能望其肩背，其何从而祖之乎？”^①吴乔《围炉诗话》卷一云：“学诗不可杂，又不可专守一家。乐天专学子美，西昆专学义山，皆以成病。大乐非一音之奏，佳肴非一味之尝。子美所以集大成也。”^②朱熹《北窗呓语》云：“画家宗派不一，究所成就，唯大家、名家两者而已。名家纯任天资，大家全乎学力。”^③大家文学是天资与学力的完美融合。丁绍仪《听秋声馆词话》卷十九引顾藁塘（翰）语云：“苏、辛二家词，如天仙化人，不可仿佛，最不易学，亦不宜学。非若姜、史诸家，各有轨辙可循。”^④陈匪石《宋词举》卷上云：“稼轩以生龙活虎之才，为铸史熔经之作，格调不憚其变，隶事不厌其多，其佳者竟成古今绝唱，却不容人学步。”^⑤

大家往往博而杂，名家往往精而小。王士禛《古夫于亭杂录》论大家、名家之别：“许顗彦周云：‘东坡诗如长江大河，飘沙卷沫，枯槎束薪，兰舟绣鹢，皆随流矣。珍泉幽涧，澄泽灵沼，可爱可喜，无一点尘滓，只是体不似江河耳。’余谓由上所云，唯杜子美与子瞻足以当之。由后所云，则宣城、水部、右丞、襄阳、苏州诸公皆是也。大家、名家之别在此。”^⑥袁枚《随园诗话》卷一说：“或曰：诗有大家，有名家。大家不嫌庞杂，名家必选字酌句。”^⑦日本嘉永元年（1848）筱崎弼序《张船山诗集》云：“余尝谓大家之诗，犹鲸肉，味非不美，而时有筋骸之难齿决者，然其膏其骨，亦皆为世用，不独以完称焉；名家则河之鲤，九罟之鱄，天下莫不称其美而嗜之。”^⑧钱斐仲《雨华庵词话》云：“坡公才大，词多豪放，不肯剪裁就范，故其不协律处甚多，然又何伤其为佳叶。”^⑨大家无所不包，多创变，难免粗糙，有不周全、不圆熟处，

① 郭绍虞辑：《清诗话续编》第3册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，第1426页。

② 郭绍虞辑：《清诗话续编》第1册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，第477页。

③ 国学扶轮社校辑：《古今说部丛书》二集，国学扶轮社民国四年铅印本。

④ 唐圭璋：《词话丛编》第三册，中华书局1986年版，第2814页。

⑤ 陈匪石著，钟振振校点：《宋词举》（外三种），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，第77页。

⑥ 王士禛：《古夫于亭杂录》卷四，康熙刊本。

⑦ 袁枚著，顾学颉点校：《随园诗话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，第11页。

⑧ 张问陶：《船山诗草》卷首，日本嘉永三年浪华书肆河内屋喜兵卫等刻本。

⑨ 唐圭璋：《词话丛编》第四册，中华书局1986年版，第3012页。

有大优点，则必有缺点，无缺点，则不可能有大优点。^①

文学大家大都为文坛盟主，汲引后进，团结同道，众望所归，他们是文学活动组织者、领导者。如欧阳修奖掖后进，荐举和造就了一大批优秀文学人才，如王安石、曾巩、苏轼等，对推动当时士风、学风、文风的转变，具有先导之功。

大家文学必须具备代表性、典型性，是时代文学的缩影，“全息”了某文体或时代文学甚至时代学术，如欧阳修散文风格即是宋代文学阴柔美的典型。

大家文学具有超越性，不可以时代限，不为时风牢笼，超越时体，超越时代。朱庭珍《筱园诗话》列举曹植等八人为古今大家，理由便是“不止冠一代一时”。胡应麟《诗薮·内编》卷四论杜甫云：“盛唐一味秀丽雄浑。杜则精粗、巨细、巧拙、新陈、险易、浅深、浓淡、肥瘦，靡不毕具。参其格调，实与盛唐大别，其能会萃前人在此，滥觞后世亦在此。且言理近经，叙事兼史，尤诗家绝睹，其集不可不读，亦殊不易读。”^②杜甫诗既是前代诗歌的“集大成”，又是后世诗歌的模范，很难将他划归于某个具体时代。大家文学的影响还超越国界，“跨国”影响，这是大家之“大”。

大家博学多识，创新学术，成就卓著，如欧阳修是政治家、学者、文人三位一体，以现在的学科分类，他是政治家、经济学家、哲学家、教育家、史学家、文献学家、文艺理论家、艺术家，不是单纯的“文学家”所能涵盖的。欧阳修是通人，有通识，博大精深，就像是一本“百科全书”，经、史、子、集，皆有成就，不是单方面的。他的古文、骈文、赋、诗、词、笔记、文论、书法的成就多具有开创性，开一代风气，影响广泛深远。经学、史学、金石学、文献学、谱牒学等诸多领域皆卓然成家，如《六一诗话》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话；欧阳修是金石学的开创者，《集古录》是古代金石考古的第一部系统专著；欧阳

① 蒋寅：《家数·名家·大家——有关古代诗歌品第的一个考察》，《东华汉学》2012年第15期。笔者拜读后深受启发，此特致谢忱。

② 胡应麟：《诗薮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，第70页。

修早年参加编写的《崇文总目》，是现存最早的一部官修总书目；他是谱牒学的开创者，编撰的《欧阳氏谱图》，改造家谱体例，创制谱牒新样式，为明清两代私家修谱及谱牒学繁荣创造了条件。文学大家研究应是全方位的立体研究，而不应孤立研究。

总而言之，大家必风节凜然，积极进取，忧国忧民，批判现实，有同情心、悲悯心；才华横溢，个性鲜明；自觉文学革新，继承和发扬传统，开创一代文风；创作态度严肃认真，勤奋多产；有为而作，有感而发；作品题材广泛，内容充实博大，文道并重，兼善并美；情文并至，感人至深；富有独创精神，是行家里手，有高超的审美感悟力和表达力；艺术表现方式千变万化，语言个性化，风格多样化，创新完备文体，是一体或众体文学之大备，一代文学之大备；艺术上达到高峰，一般人不可企及；广泛学习前人，转益多师，兼收并蓄，汲取丰富营养；总体成就地位高，为时代最杰出代表，又超越时代，影响广泛深远，受到后人普遍喜爱。文学大家大都有独特的思想体系，如司马迁《报任安书》所说的“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”。所谓“成一家之言”，即指思想独创性。文学大家作品具有广泛性、丰富性、深刻性、兼容性、开拓性、独特性、超越性等特点。

文学大家不是用“纯文学”观念来衡量的，仅有才、情是不够大家资格的，还要有德、学、识、胆、力，其作品需兼具广度、深度、厚度、力度。文学家是分品第的，“大家”和“名家”、“小家”的区别在于成就和影响大小，要看历代评价，关注度有多高，评价是一个重要指标。名家是二流、三流的，小家是三流以下的，有很多，但是大家却是屈指可数的，细数历史上的文学大家，也就那么十几个，屈原、司马迁、陶渊明、王维、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、韩愈、柳宗元、欧阳修、苏轼、陆游、辛弃疾、元好问等。元、明、清文学大家极少，如晚明袁宏道、张岱等人，是名家而不是大家。

文学大家大体可分成两类：一类是屈原、陶渊明、李白、杜甫、辛弃疾等，影响主要在文学文体本身，还“跨体”影响，对后人的品格、趣味也有很大影

响；另外一类就是韩愈、欧阳修、苏轼、陆游等，他们是全才，是政治家、学者、文人集于一身，影响在方方面面，不限于文学本身，而是整个学术史、文化史。我们谈到宋代的理学，可以追溯到欧阳修和韩愈，也就是说，他们在思想史上的影响也非常大。

“文学大家”和“大家文学”概念有差异，“文学大家”表明其身份是“文学”家，但其成就不仅仅局限于文学，其政绩、学术思想也应该研究；“大家文学”强调其身份为“大家”，论的是其文学。

二、为何要研究文学大家？

文学大家不少也是著名学者，著述颇丰，思想深刻。长期以来，文学大家作为学者和思想家的身份为其“文学家”身份所掩，不少人只知“文学家”的韩、柳、欧、苏，而对学者和思想家的韩、柳、欧、苏所知甚少，实际上是对他们的“误读”，是轻贱了他们。笔者强调，作为历史文化名人，完整的文学大家形象大都是两种身份的并合，一是“文学家”，一是学者和思想家。近百年来，学界多接受从西方引进的“纯文学”观念，把文学大家的整体形象“肢解”为“纯文学”家，把学者和思想家的文学大家排除在研究视野之外，结果只看到半个文化名人。今天有必要重以传统“大文学”观念认识文学大家，现在学问凸显，思想淡出，研究文学大家特别是其学术思想，极有学术价值，尤显出现实意义。

学术研究有品第高低、格局大小之分，有不同的境界，大家研究应追求高境界。研究文学小家，只要具备一定的文献阅读、检索能力，会编排取舍材料，会大体上解读文本，那样的文章人人都能写，但往往就事论事，孤立、静态论证评价，这种研究不能说没有意义，而是说意义不大，因小家缺乏典型意义，缺乏代表性，能从中提炼出多少有学术价值的东西呢？真正高要求的研究论文，除了解决具体问题，更要给人尽可能大的启发，提供尽可

能多的学术信息量，这是衡量论文高下优劣的最重要标准。高水平的论文一段话甚至一句话，就够别人发挥成一篇论文甚至一本书，这样的论文往往要以大家为研究对象。

古代文学大家，具有典范意义。大家不是孤立的，可纵横交错地串起一个时代，研究一个大家，就可以串起他的时代，甚至串起整个文学史、学术史、文化史。比如研究欧阳修，首先研究欧阳修本身，然后研究他周围前后的人，如晏殊、梅尧臣、苏轼、王安石、曾巩等，研究大家的交游，把每家都梳理过以后，整个时代就串起来了。作为宋代文学的代表，研究欧阳修的经典作品，无论是一篇散文，还是一篇赋、一首诗、一首词，纵向的贯穿下来，又带动了整个散文史、赋史、诗史、词史，如研究《秋声赋》经典的形成和影响，便将整个赋史串起来，极有意义。一个小家，他的影响只有那么大，只在狭小的范围内产生影响，如果研究大家，还可以学到很多知识和思想，若再研究其他文人，便可以举一反三，这就是研究大家的意义所在。当下学界多“躲避大家”，流弊日显，值得深刻反思。

现在学术研究分工过细，大家研究，往往细分成不同的领域，一个对象被“肢解”成好几个小部分。如欧阳修诗的研究者，往往对其散文知之甚少，更谈不上研究其经学、史学、金石学。研究者往往困在各自的狭窄领域里面，只关注与自己研究内容密切相关的东西，往往只看到研究对象的一小部分，而没有顾及全体，正如盲人摸象，只知大象鼻子、耳朵、大腿，就是不知道“全象”，只知道部分，不知道整体，大家研究中的“遮蔽”现象普遍存在。文学大家研究已经取得很大成就，但要做整体性评价，从整个文学史、学术史、文化史上评价，并不是一般人思考过且能做得来的。

笔者一直思考学术研究的“科际沟通”和整合问题，现今不同学术领域的研究者沟通过少，有点“闭门造车”，应提倡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者多交流，相互启发提高。如果纯粹研究某一方面，而没有联系其他方面，容易将研究对象孤立隔绝，便很难合理定位。如果各方面皆有所研究，至少有所涉

猎，把各领域的知识综合起来，融会贯通，才能做出完整合理的评价。

三、如何研究文学大家？

学术研究，方法不是万能的，但没有方法或方法不科学，是万万不能的。古代文学研究有常规方法，文学大家研究亦不例外，但也有特别的思路和方法，这是一大课题，笔者能力有限，只能谈谈不成熟的大家研究法。

研究文学大家时，要有历史观念，有强烈的“史意识”。文学大家不是天生的，有的当时并不是大家，如陶渊明，后来怎么变成大家的？要动态看，不要静态看。

文学大家地位的确立过程，可以分成几种情况：一种是当时影响就非常大，后世影响更大，如李白、韩愈、欧阳修、苏轼等；一种是当时地位一般，以后地位越来越高，如杜甫；还有就是如陶渊明，东晋时只以隐士著称，文学创作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，默默无闻，影响极有限，因其平淡自然的风格与当时崇尚的华丽文风不合，其作品几乎亡佚，之后，仅《诗品》列为中品，陶渊明逝世百年后，萧统开始重视其价值，收录他的诗文并编纂成《陶渊明集》，是中国第一部文人专集，萧统亲为陶集作序，高度赞扬陶渊明人格与作品。直到唐代，许多文人欣赏陶渊明极其诗歌，其文学大家形象才“定格”下来。又如“诗圣”杜甫形象和地位的确立也经历了从名家到大家的过
程。杜甫当时只是较有名的诗人，盛唐时著名的诗人有王维、孟浩然、高适、岑参、李白等，当时地位最高、影响最大的是王维。在传播过程中，杜甫的形象越来越高，中唐时，元稹《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》始高度评价杜诗，清刘凤诰《杜工部诗话》卷五说：“自元微之作序铭，盛称‘诗人以来，未有如子美’者。王介甫选四家，以杜居首；秦少游则推为孔子大成；郑尚明则推为周公制作；黄鲁直则推为诗中之史；罗景纶则推为诗中之经；杨

诚斋则推为诗中之圣；王元美则推为诗中之神：崇奉至矣。”^①“诗圣”杜甫形象到南宋时“定格”确立，元、明、清三代，杜甫一直被人尊奉，享有诗歌史上至高无上的地位，“诗圣”杜甫的伟大形象是历代“层累”地增值造就的。^②文学大家地位的确立过程非常值得研究。

文学大家的价值和地位大多当时即基本确立，又是“层累”地“追认”造就的。“追认”是指对文学家、文学作品以及一切与文学有关的名义、声誉、价值、地位的提升和重新评定，是一种文化“命名”，每一次“追认”，都是一次新的“盖棺定论”，都是文学史的“重写”，“追认”越多，意蕴越丰富，价值越大。^③研究文学大家的价值“追认”，极有学术价值。

大家文学渊源研究，应充分重视。现在学术界普遍重视大家对后代的影响研究，而相对轻视渊源研究，结果是：往往过分抬高大家文学的独创性，将历史功绩集中到一个人身上。如欧阳修的《醉翁亭记》，很多人都说它如何如何伟大，应该承认他确实伟大，但梳理清楚渊源，就是另外一种评价了。我们会发现，许多地方我们原来以为的“独创”，都是有来历的，欧阳修只是在继承历代文学遗产的基础上综合创新。大家博采众家之长，不独学某一家，如欧阳修、苏轼、陆游诗中，《诗经》、《楚辞》、庄子、陶渊明、王维、李白、杜甫、李商隐等影响印迹，随处可见。大家之所以成其大，就是海纳百川，有容乃大。文学大家是伟大的，但他们也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的，不都是他们独创。

大家文学渊源研究还有不少创新空间，是一个广阔天地，可以具体到某一作品、某一文体、某一主题类型的渊源，也可以研究整个文学思想的渊源，研究师承与家学，即业缘与亲缘，如陆游的学术思想渊源及师承关系皆明显可见。

① 张忠纲：《杜甫诗话六种校注》，齐鲁书社2002年版，第265页。

② 欧明俊：《词学思辨录》，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，第132—150页。

③ 欧明俊：《词学思辨录》，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，第150—162页。